



洪熙初余蒙

恩歸自嶺表訪舊于廬陵忠節之邦客有

遺音來示曰至正妓人行乃吾同年廣西布政使

李公禎寓房山時所作暨翰林諸先生之所跋也

讀而感之慨我同志遂因其人即其事致其永歎

之意書其後而歸之明日又得其剪燈餘話之編

首閱玉堂大手筆諸公之序凡三首其卷四其篇

二十皆湖海之奇事今昔之異聞漱藝苑之芳潤

暢詞林之風月錦心綉口繪句締章于以美善于

以刺惡或凜若鈇鉞或褒若華袞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省之者足以興聞之者
足以戒斯豈傳巖之近辭寔乃薇垣之佳製也快
吟而細讀之連日達曙驚喜不已爲之歎曰何吾
李公於房山之暇得肆其力於翰墨如是哉昔人
謂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今觀公之卓冠時髦如
玉宇澄秋雲漢昭回可望而不可及而其學問之
該博識鑑之精通又不啻如川滙河輸而四海一
委鑑空衡平而理無不燭也有是哉公之能事乎
兼是三者之長而本之以聖賢之學抑何言之不
立何書之不著耶然此特以洩其暫爾之憤懣一

吐其胸中之新奇而遊戲翰墨云耳豈公之至哉
亦豈士之望於公哉嗟乎以公之碩學令望暫試
於方面已善其治矣使其異日登庸廟堂職專輔
弼則其論道經邦黼黻 皇猷又當何如也雖然
謂之剪燈餘話則日論嘉言之不足于以繼其畧
而續其緒餘抑豈不有以醒人之耳目而滌其昏
困耶然是編也侷諸垂世立教之典雖有逕庭然
士固有一飯不忘其君者伏惟 皇上宵旰圖治
九重萬幾日昃不遑異時斯言倘獲上 聞一塵
聖聰亦未必不如太平御覽之一端以少資五雲

天畔之怡顏也敬不敏什襲所錄欲刊而未能宣
德癸丑夏知建寧府建陽縣事盱江張公光啓銳
意欲廣其傳書來謂予所錄得真請壽諸梓遂序
其始末以此本併元白遺音附之以同其刊云是
歲七月朔旦也

賜永樂甲申進士前翰林庶吉士承直郎秋官主
事文江劉敬子欽書

剪燈餘話後序

剪燈餘話凡四卷計二十篇廣西布政使呂祺李
公繼錢塘瞿氏之作也公嘗以明經擢高第又嘗
以名進士纂修中秘書其雄辯博洽蓋有素矣
故其發爲文章昭諸翰墨皆足以廣心志擴見聞
而資益學識也若是編者雖其緒餘調笑之作然
其立言比事往往搜奇剔異詳書而備錄之亦豈
無意乎而或者乃謂所載多神異吾儒所未信余
曰不然夫聖經賢傳之垂憲立範以維持世道者
固不可尚矣其稗官小說卜筮農圃與凡裨闡籠

罩縱橫術數之書亦莫不有裨於時矧茲所記若
餅師婦之貞譚氏婦之節何思明之廉介吉復卿
之交誼賈祖二女之雅操真文二生之俊傑識時
舉有關於風化而足爲世勸者彼其齊諧之記幽
冥之錄搜神夷堅之誌述務爲荒唐虛幻者豈得
一經於言議哉若布政公之所記徵諸事則有驗
揆諸理則不誣政人入所樂道而吾黨所喜聞者
也神異云乎哉且余聞之昌黎韓公傳毛穎革華
先正謂其珍果中之查黎特以備品味耳余於是
編亦以云或者唯唯因次第之于簡末庶資薇垣

末俾時自省覽以毋忘前日之虞而保其終吉好
事者觀之可以一笑而足又何必泥其事之有無
也哉

永樂庚子夏五初吉廬陵李禎昌祺甫敘

剪燈餘話卷之一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學問淵源政事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邸之國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關中又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三公導翊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相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

徒幸無案牘之勞且有休退之日登高能賦此其
時乎府僚洛陽巫馬期仁對曰長陵安陵陽陵平
陵皆在渭北咸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七步惟
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
其形方正狀類覆斗陵東爲衛將軍青墓又少東
爲霍去病墓所謂象祁連山者西北爲公孫弘墓
西一里爲李夫人墓山川雄秀與他處異公若欲
遊宜先於是且興平去此八十里一日可到二公
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歸
至半途期仁馬乏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覺暝

矣路遙天黑將近二更禽鳥飛鳴狐兔衝斤心甚
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家不
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雙戶洞開燈猶未滅
期仁下馬拴于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
敢叩門惟屢聲效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
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蒼頭唯唯而去未幾主
人出乃一少年韋布脩然狀貌溫粹揖客與語言
辭簡當問勞而已茶罷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
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坐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
國色也年二十餘靚粧常服不屑朱鉛往來於香

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姝神女期仁私念彼尋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恠也亦不敢問逡巡設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殆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某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爲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處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臨降殆天意歟某白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鬻餅師也讓皇帝爲寧王時建第興

慶坊吾家道

一邱妾夫故儒者知有安史之禍

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爲恥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爲所奪從入邱中妾即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日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何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旣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去唐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只一月而謂經歲妾求死而

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
夫至也厚誣若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
賦餅師婦吟詠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
至有句云當時夫壻輕一諾金屋茆簷兩迢遞嗚
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薰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
耶今以輕一諾爲妾夫罪豈不寃哉所謂有懇託
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實爲可嘉正須直筆
以勵風俗而使之昧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
而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稱當爲子
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旦釐正不

免人疑願得子姓字以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愀
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愧愈無盡矣非
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去
者辨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玉明炳幾先固
讓儲副號稱宗英乃亦爲是不道耶少年曰此自
其常態尚足恠乎然在當時諸王中最爲讀書好
學雖其負恃恩寵昧於自見然見余拙婦以禮自
持終不忍犯其他宗室所爲猶不足道若岐王進
膳不設几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
不向火寘兩手於妙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

則刻木爲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
紛紜歌舞雜遯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
事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
非窮極奢淫滅棄禮法設若墮其手中寧復得出
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罷夫婦各贈一詩其
夫詩云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販兒乍可無營
坐晦跡不說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壚鏊八
節歡情對酒卮紫糖旋瀉光滴乳白麪新和軟
截脂大堪納吉團遮筍小可充盤圓疊棋火中

幻出不虧缺素手纖纖擎日月漢賢逃難親曾

賣後漢趙岐逃難
北海賣餅自活今我和光還自捏室中菜婦

知同調牕下孺仲敦高節自從結髮共糟糠長
能舉案供薇蕨怡怡伉儷真難保布服荆釵有
人悅樂昌明鏡一朝分奉倩寸腸中夜絕內家

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豈好逑宋明帝宮中大
宴裸婦人而觀

之皇后以扇障面帝大怒曰外舍寒氣欲共
爲樂何得不觀后謝曰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寶

位鴻圖既云讓柳姿蒲質底須留貧賤只知操
井曰凡庸未解事王侯去劔俄然得再合覆流
信矣可重收願揮董筆祛疑惑聊爲陳人洗愧

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閭閻本尋常
茆屋衡門環堵墻
辛勤未暇事粧飾
婉婉惟知佩禮章
前年嫁得東隣子
博學多才貫經史
致身弗願取功名
鬻餅寧甘混閭里
朝朝日出肆門開
童子高僧雜
邈來得錢即已隨
閉戶促席相看同
舉杯何期忽作韓憑別
赴水墜臺心已訣
紅蓮到處潔難汗
白璧歸來完不缺
當代豪華久已亡
貞菟萬古抱悲傷
煩公一掃荒唐論
爲傳梁鴻與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即命蒼頭導客東
廳就榻斯須遠寺鐘敲近村鷄唱曙色熹微晨光
晡靄開目視之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齧草而未
休四顧闐然咸無所覩乃以詩呈二公皆加賞異
以爲真得唐體命刻之郡東以永其傳期仁果以
文學陞至翰苑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湯公
後守吉安屢爲人道其詳如此云

聽經猿記

廬陵之屬邑吉水有東山焉根盤百里作鎮一方
秀麗清奇望之如畫後唐天成間有脩禪師者結

草菴于山之絕處樹木蒙密路徑崎嶇曠歲彌年
人跡罕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輒有群鳥

銜果集于前師一一取食食訖飛去樵夫間以語

人好事者相率造菴訪之師方鼾睡扑握暖足東坡

詩寒臆暖足來伊尼衛床黃山谷詩燒野衆異之

競為除地集材建大蘭若興工之始師召匠戒之

曰汝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利害不可輕

犯如何匠齊應曰請斷葷酒以從事師許之經月

餘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政斲削

間兩虎踰垣而入立匠者前左右視作哮吼聲其

人驚怖師曰必汝犯戒首實為宜吾當遣去也匠

者解腰間布囊付師曰適過醪橋市中買熟牛肉

一塊帶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二段

喂虎撫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虎隱人愈敬之由

是金帛之施川匯河輸棟宇莊嚴不日而就既落

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天雨花俄而堂

下分出五井皆滿貯米麩油鹽菜取以飯衆不欠

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

曰龍濟寺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菴前

喬木千章蔽翳雲日樹下磐石坦平師每據之誦

經日以爲常有老猿棲樹間潛聽且窺師熟一日
師偶出猿下着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
跟蹌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但心識之曰此
已解悟矣明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
入相見緇衣玄巾風致朴野敘禮竟白師曰遜姓
袁字文順峽中人也族大以蕃不樂仕進獨遜有
志功名求官輦下明宗胡人暮年昏惑賢士良才
莫得而進留滯數年竟無所就有知己者薦爲端
州巡官念瘴鄉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蹇
困如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踰年妻

妾子女喪盡憔悴一身遂不復仕往來江湖間惟
尋山望水謝擾擾於名場問道參禪談空空於釋
部側聞尊宿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淨社攢眉
蹙額固非嗜酒之淵明舉手敲推頗類苦吟之賈
島如蒙不棄夫復何求即取書一幅呈師乃贊啓
也其詞曰

竊以生一拳夢幻之身蓋由惡業熟三峽煙霞

之路亦自善緣

埤雅猿通
臂善緣

凡居覆載之間悉在

輪迴之內恭惟龍濟山主脩公大禪師坐下性
融朗月目泯空花衍術數則允過於圖澄逞神

通則端逾於杯渡菩提本無樹六祖檀經中偈機鋒肯

讓於同袍松栢摧為薪唐音代悲白頭翁詩泡影等觀於

浮世十方瞻仰四眾皈依如遜者天地毫毛山

林蹤跡悲來抱樹誰憐悽惻其傷弓窮則投林

疇暇從容於擇木無家可返有佛堪依痛茲妻

子之淪亡坐此功名之汨沒逢人舞劍素非通

臂之才過寺題詩忽動歸山之興軋旋坤轉無

端變化幾湮沉孫恪妻袁氏詩春去秋來管得繁華有

枯槁詩統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捨妄以歸真指

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覺岸端登般若之

舟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兼通內典辱公不鄙壯

觀山門第有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遜曰何事

伏請見諭師曰公若頂巾束髮在我教謂之沐猴

而冠據使削髮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墨行若斯

二者何以處之遜踖踏若有慚色久之乃曰但使

心向禪宗何妨俗扮願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食

已殘之芋長源自是俗人補未了之經次律豈非

道者法門廣大何所不容師曰若公之言真所謂

朝三而暮四者也遜曰何見譏之深也師曰偶然

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童遜雖性識聰明文詞敏
捷然戲舞跳梁好爲兒態有時跣趺床上以被蒙
頭使僧徒禮拜曰此白衣觀音現身也有時箕踞
龕中以靛塗面令厨人致敬曰此洪山大聖監齋
也寺厨至今奉洪山大聖監齋青面朱髮或納蛇鉢中謂之降龍或
縛猫座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頗苦之以白
于師師笑曰故態也善視之衆遂不敢言遜亦自
若也然山中景物經其題詠者甚衆多不悉錄紀
其一二尤者焉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筍高斜陽半壓水嘈嘈老禪掩却
殘經坐靜聽松聲沸海濤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暗泉亂紅飛墜佛龕前白雲深護
高僧榻不與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翠侵衣履印苔杖藜幾度此徘徊山僧忘却
山中好去入紅塵莫再來

詠鶴

遠辭華表傍禪關別却浮丘伴懶殘金磬數聲

秋日晚雙飛帶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幾卷楞嚴到處家坐穩蒲團
忘出定滿身香雪墜曇花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放下布袋打鼾睡紫纏只是
貪嗔痴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紉榭葉不須裁蘿月秋懸寶鏡開鶴背幾隨
王母去蛾眉曾識祖龍來蟠桃結子三回熟若

木爲薪十度推回首同時金屋伴重泉玉匣葬
寒灰

落葉

萬片霜紅照日鮮飛來堦下覆苔磚等閑不遣
僧童掃留借山中麋鹿眠

方丈巢燕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緝壘成雙到穿簾作對來
飛上下上下去又還白門辭王謝出入傍禪關
鍾梵定長廊清晝靜遠近雛學飛呢喃語堪聽
棲寺好畫棟雕梁巢莫保秋去春復來永伴山

僧老

山中四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
遊絲低逐軟紅飛
松梢零落飄金粉
童子枝頭曬衲衣

風敲牕竹驚僧定
鳥觸殘花墜澗香
圓覺半函看已了
紉針自補舊衣裳

幾點歸鴉幾杵鐘
紛紛涼月在孤松
清霜夜染千林樹
明月漫山一片紅

十笏房清百衲溫
名香長是夜深焚
道人愛看梅梢月
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來告之曰秀才

臘月三十日到矣遜曰某亦知之師卽唱偈示之

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
莫思躡月更吟風
這遭打箇翻筋斗
跳入毘盧覺海中

遜言下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

泉石煙霞水木中
皮毛雖異性靈同
勞師爲說無生偈
悟到無生始是空

萬種嘍囉林大節
千般伎倆木巢南
儂今踏破

三生路有甚禪機
更要參

唐王縉讀書嵩山有四人携榼來相訪自

稱巢南林大節孫文蔚不
此高談劇論化為猿而去

唱訖端坐而化師集大衆曰此人
有異汝等不可草草須要諦視
僧乃群聚細視則一猿也師始
爲說前事衆皆嗟異舉火茶毘
之際師親摩其頂曰二百年後
還汝受用至宋南渡未有民家
婦懷妊將產夢猿入室而誕一
男貌與猿肖及長不樂婚娶堅
求出家父母從之送入龍濟爲
僧名宗鑿其後道價高重虎侍
猿隨變幻神奇不可勝述世稱
爲肉身菩薩果能重修梵宇大
轉法輪如吉之螺山接待菴永
寧橋皆其所建號支雲叢林稱
爲支神矣哉

月夜彈琴記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
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
祇謁先聖于邑庠顧見殿楹礎
邊隱隱有人形恠而問之儒士
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
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旣歸附文
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
劉槃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

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于學節婦匿大成殿
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
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汝吾姑
又死於汝恨不礮汝肉萬段喂烏鳶吾有死而已
豈耦汝犬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
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砂石煨以烈火愈
見明瑩邑人義而祀之烏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
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綉空堦谷變陵遷悵真魂
之已遠時殊事異慨老屋之塵存公乃歎曰此吾
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

影於碑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廡下讀者為之毛
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熙
字緝之尤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喟喟歎慕
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
坐軒中拂琴拭徽調弦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
之呵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歛衽拜曰妾姓鍾
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
位高仙見蒞南嶽左右魏夫人所享天上之樂矣
太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藏
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禮殿託得其所

今必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宣聖使之衣服冠
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莫若留在人間永爲激
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樞省下鄴
都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雷部按臨以時稽審今
真司建議以爲陰陽之道貴遠嫌疑本學地靈但
可外護若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矣夙侍
教言授以薄職俾敬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棲無所
寄寓學宮土地祠猥廁男神甚不便當欲乞於節
婦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
所苦獲燕雀之幘幪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

蒙矜憫即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
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君子修
葺之後暫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晝主母
臨睨舊鄉人非物是黃塵清水塊土積蘇不勝令
感華表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之淒然雙
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
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
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而去緝之曰詩何所在
姬曰妾寶之若珙璧元本不可得縱以相付仙書
雲篆公亦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即錄焉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唐温飛卿清歌一曲斷君腸唐沈雲卿

雲飛雨散知何處唐温飛卿天上人間兩渺茫宋龔

已託焦桐傳密意胡宿不將清瑟理霓裳宋龔

江南舊事休重省李草堂桃葉桃根盡可傷宋詩統

右一

魂歸溟漠鬼歸泉朱三體却恨青娥誤少年無名氏

自是桃花貪結子王建只應梅蕊故依然宋陳簡齋

風流肯落他人後唐李哀樂猶驚逝水前許鼓吹

何事黃昏尚凝睇崔鼓吹孤燈挑盡未成眠唐白

右二

寒蛩唧唧樹蒼蒼李三體城上高樓接大荒唐柳

午夜漏聲催曉箭唐杜甫六街晴色動秋光張鼓吹

滿庭詩景飄紅葉三體此地悲風愁白楊唐李

舞袖弓鞋渾忘却美屏上畫人間惟有鼠拖腸宋歐

右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唐李青春已過亂離中唐劉

功名富貴若長在唐李得喪悲歡盡是空唐温

牕裏日光飛野馬韓鼓吹巖前樹色隱房櫳唐王

身無彩鳳雙飛翼唐李油壁香車不再逢詩統

右四

應笑無成返薜蘿唐諱用之年年惆悵是春過鼓吹

時攀芳樹愁花盡唐温飛卿寒戀重衾覺夢多唐温飛卿

桂嶺瘴來雲似墨唐柳宗元蜀江風澹水如羅唐温飛卿

人生富貴須回首唐薛能世事無幾奈爾何唐司空圖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唐劉文房高情雅澹世間稀唐劉夢得

不將脂粉浣顏色唐杜甫惟恨緇塵染素衣宋陳簡齋

歸目併隨回鴈盡唐柳宗元離魂潛逐杜鵑飛唐韋莊

東風吹淚對花落唐趙嘏惆悵朱顏不復歸宋龔

右六

有時顛倒着衣裳唐杜甫萬轉千回懶下床唐崔鶯鶯

艷骨已成蘭麝土唐皮日休蓬門未識綺羅香唐韋韜

漢朝冠蓋皆陵墓唐唐彦謙魏國山河半夕陽唐李益

滿眼波濤終古事唐薛逢離人到此倍堪傷唐羅鄴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唐李商隱且將團扇整徘徊唐王少伯

月明古寺客初到唐項斯風靜寒塘花正開唐劉滄

綠水青山雖是舊唐耿湜紅顏白髮遞相催唐薛逢

無情不似多情苦唐晏殊肯信愁腸日九迴唐崔魯

右八

形容變盡語音存蘇東坡地迥難招自古魂鼓吹韓渥

閑結柳條思遠道范鎮欲書花葉寄朝雲唐李商隱

牕殘夜月人何在胡曾樹蘸蕪香鶴共聞唐陸龜蒙

今日獨經歌舞地趙嘏娟娟霜月冷侵門唐康伯可詞

右九

風火年年報虜塵唐李嘉祐每回回首即長嘔唐李羣玉

明眸皓齒今何在唐杜甫異服殊音不可親唐柳子厚

幾樹好花開白晝吳融數株殘柳未勝春唐劉禹錫

狂風落盡深紅色唐杜牧水遠山長愁殺人李遠

右十

絃管遙聽一半悲唐司空曙羅衾滴盡淚臙脂康伯可詞

鳥啼花落人何在崔珏節去蜂愁蝶未知鄭谷

鵬上承塵纔一日許渾雪殘鵝鵲亦多時唐杜甫

綠雲斜鞞金釵墜晏殊獨立蒼茫自詠詩唐杜甫

右十一

煙郊四望夕陽曛唐陳尚美世路干戈惜斃分唐李商隱

內屋金屏生色畫唐李賀粉霞紅綬藕絲裙唐李賀

蒹葭浙瀝含秋雨唐柳宗元銅雀荒涼鎖暮雲唐溫飛卿

舊業已隨征戰盡唐音獨留青塚向黃昏唐杜甫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離憂

李三端體

到處明知是暗投

鼓吹鄭谷

雨盡香魂弔書客

唐李賀

夜深燈火上樊樓

宋劉翬

山中老宿依然在

蘇東坡

檻外長江空自流

唐王勃

明月易低人易散

蘇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悠

三體嚴維

右十三

葉滿苔階杵滿城

鼓吹盧弼

登高望遠自傷情

唐武元衡

瓊枝璧月春如昨

張仲宗詞

冰簟銀床夢不成

唐溫飛卿

往事悠悠增浩歎

鼓吹薛能

清愁冉冉帶餘醒

宋蘇子由

豈知一夕秦樓客

唐李義山

腸斷綠荷風雨聲

唐吳商浩

右十四

芙蓉肌肉綠雲鬟

唐音元稹

泣雨傷春翠黛殘

唐王貞白

歌管樓臺人寂寂

宋王介甫

山川龍戰血漫漫

鼓吹胡曾

千年別恨調琴懶

唐譚用之

幾許幽情欲話難

鼓吹薛逢

回首舊遊真是夢

蘇東坡

寒潮惟帶夕陽還

皇甫政

右十五

一見清明一改容

鼓吹鄭準

每驚時節恨飄蓬

三體來鵬

風塵荏苒音書絕

唐杜甫

人物蕭條市井空

鼓吹張沁

荒墟暗雞催曉月

王介甫

野花黃蝶領春風

唐王仲初

玉環飛燕皆塵土

辛稼軒詞

只有襄王憶夢中

唐李義山

右十六

處處斜陽草似苔鼓吹 韓偓野塘晴暖獨徘徊鼓吹 韓偓

侍臣最有相如渴唐李義山欲賦慚非宋玉才唐溫飛卿

絃管變成山鳥弄李三體樛廊空信野花埋唐皮日休

情知到處身如寄宋高士談莫遣黃金謾作堆鼓吹 張祜

右十七

落落疎星滿太清唐儲光義寒江近戶漫流聲唐戎昱

長疑好事皆虛事鼓吹 薛能道是無情還有情唐劉禹錫

且盡醪醕消積恨唐紀唐夫休將文字占時名唐柳宗元

秋來見月多歸思唐音雍陶斜倚薰籠坐到明唐白樂天

右十八

統門清槿絕塵埃鼓吹 韓偓白石蒼蒼半綠苔鼓吹 許渾

酒力漸消風力軟蘇東坡詞桃花淨盡菜花開唐劉夢得

一泓海水杯中瀉唐李賀萬里銘旌死後來鼓吹 張祜

世上英雄本無主唐李賀爭教紅粉不成灰張建封妻

右十九

門前不改舊山河唐趙承祐蓮渚愁紅蕩碧波唐許渾

墜葉飄花難再復唐楊思中浮雲流水竟如何唐李商隱

魚龍寂寞秋江冷唐杜甫鴻鴈不來風雨多唐趙承祐

窮巷悄然車馬絕唐杜甫磬聲深夏出煙蘿唐司空圖

右二十

右二十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名
氏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
子抑又如何姬曰天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
完形復體之符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
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修行然後漸證品位
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偕往姬曰
緣妾前世爲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
罰爲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尚隔兩塵緝之曰然則
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于趙
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女即節婦與妾

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
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褥隱綉芙蓉極一時
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珠璣所見所聞罔
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又聰明賢懿不
出閨房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似夫君
一覽之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
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湧倒三
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辯妾侍左右飽
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禮不幸宋錄既訖元運
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

可恨劉槃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
偷生顛沛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
心女質易殂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衰歇誰招碧
玉喬知之
妾名之游魂吾道屬難難疇葬綠珠石崇之
妾名之
弱骨萬言莫盡大槩若斯不敢久留幽明路異遂
去明日緝之白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恠誕
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
前縱步挹天香於丹桂翫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
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
義勇為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君子有成入之美

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
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
證或可就也姬日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
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為之
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
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婦
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性死而已誓不辱也主君
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為然主君又舉司馬
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歎數
聲取衣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髻雲鬟宮樣粧

杜鴻漸妾

嫁來長在舅姑傍

唐音

寧知草動風塵起

詩統

墜素翻紅各自傷

宋詩統

右一

雙鬟慵整玉搔頭

唐音

百感中來不自由

唐杜牧

富貴繁華何處在

詩統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杏壇吟

右二

夫子紅顏我少年

唐音

從來不省出門前

詩統

于今拋擲長街裏

唐劉禹錫

萬古知心只老天

宋葉紹翁

右三

殘粧滿面淚闌干

鼓吹

鬢亂釵橫特地寒

宋王介甫

不見紅顏空死處

唐白居易

故園東望路漫漫

三體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

三體

劍逐驚波玉委塵

唐音

青血化為原上草

宋馬子才

人生莫作婦人身

唐白居易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

唐杜甫

大厦元非一木枝

宋王廷珪

慷慨西風淚橫臆

詩統

此心惟有老天知

詩統

右六

血迸金鎗臥鐵衣

鼓吹

江山猶是昔人非

詩統

舊時王謝堂前燕

唐劉禹錫

更傍誰家門戶飛

唐音

右七

不見人煙空見花

三體

煙籠寒水月籠沙

唐杜牧之

人生自古誰無死

宋蔡襄

莫怨東風當自嗟

宋歐陽修

右八

側垂高髻插金鈿

詩統

閑過春風六六年

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

詩統

英雄無策庇嬋娟

詩統

右九

起看天地色淒涼

宋王介甫

塵夢那知鶴夢長

鼓吹宋邕

血汗遊魂歸不得

唐杜甫

新墳空葬舊衣裳

鼓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已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克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往惟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惟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尚未深信即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一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殺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

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
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
譜於袖中付緝之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
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獨步浙中靳秘此曲弗以傳
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何思明遊艷都錄

何思明太末人號爛柯樵者通五經尤專於易以
性學自任酷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
四民之中縱不爲士爲農爲工商豈不可也何至
爲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反覆數千言推明天理

辨析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畧曰先儒
謂天卽理也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
言謂之帝帝卽天天卽帝非蒼蒼之上別有一人
宮居室處端冕垂旒若世之帝王者此釋老之論
也不特此也又有所謂三天九天三十三天三帝
九帝十方諸帝何天之多而帝之衆耶由是言之
天未免如階級之形帝未免有割據之爭矣甚者
尊漢張道陵爲天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爲
天妃天果有妃音配乎蓋天者理之所從出聖人
法天道陵縱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道

陵之不若也林女旣死特遊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之未忘也烏得爲天哉彼以道陵天師也不敢遠指爲帝而加以師稱所以尊天不知無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不敢儕以爲鬼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爲是說乃所以誣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見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與凶天之爲也禍與福天之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已之天焉已之天卽天之天是故丹旃煌煌天之君也靈臺湛湛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晰

非日月星辰之光乎禮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教乎已之君與天之君戾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從天之帝與已之帝合則吉也福也亦以類而至達者信之愚者懵焉冥頑之徒謂天爲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則固聞矣僥倖之徒謂天爲可諂淫祀是務然心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爲可罔矯誣是爲尋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乎昔蚩蚩也而怨天曰此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者屢焉其持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數

目加恙諸生從俗私為之禱思明知之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燭理未徹鬼神豈可以酒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欺天乎是夜卒獨心下稍煖不敢斂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覺綿動候之鼻中氣勃勃出急搗薑汁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曩吾癖見過毀老釋今致削官減祿幾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思明曰子不語怪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報之不虛也始吾病革時見兩蒼蠅墮床前視之已變為人

矣青衣黃巾紅抹額揖余曰奉命召君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亂離道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己在臺其人曰酆都內臺也余曰吾儒者不知所謂酆都內臺其人怒囊余袋中袋類網罟結細繩為之余坐袋內兩人持之行樹顛如飛時覺樹梢拂袋謾謾有聲既又入空濛中渺渺茫茫四無畔岸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挈囊如履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高鼻深目拳髮胡鬚類回回人問黃巾曰何篆對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

三婦人來守者又問何篆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可寸半濶可寸許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門黃巾借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爲何所曰艷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異曰冥司追人斃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永不出者則以墨余不覺失聲曰然則我當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見其頗有相眷之意因挽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主者我何能馬行數里入鐵圍城

城門守者問如前而加切俄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人世解索縛余頸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去余衣巾曰送寄自房叔余短衣囚首帶索而行及儀門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出執余以入跪堦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衢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窺鴻濛中法聖智下窮物理闢軋闔坤造眇詣微陶冶精醇橐籥元化究無中有象之蘊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澄凝以爲體翕忽變化以爲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

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已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譏訕道佛天至大以階級比之帝至尊以割據戲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倪天之妹昊天其子使皆若爾論天既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妹有子者乎爾之學誠拘而不通滯而有礙拘則局於一器滯則膠於一隅不通則固陋有礙則鄙癖真俗腐迂謬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傍註之畢省諭曰爾本合爲六品官出入

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降爲七品余頓首謝且請改過臺尊曰此人面承腹誹退有後言可令閱獄折服其心數卒捽余下付黃巾領去省業司中有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幡幢熒煌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盛之黃巾以雙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導冥和尚也又問珠何爲曰地藏王菩薩願珠也獄中業氣深重賴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一長槽滿堆炭火火上

焰燁燁然紅呼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條大如指
刺入人眼連寸餘貫而吊之如懸槁魚黃巾曰此
男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滅大倫惟
重財利受此報也次一獄曰勘治不睦之獄皆婦
人老少相雜每人舌上掛一鈎鈎上懸一圓石如
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黃巾指曰
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
門割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
閻浮總獄九流百姓諸等混雜之人皆在其中不
令余入也總獄之北曰剔鏤獄幫人於柱以刀鏤

之如簔衣持小扇煽之茸茸然動洗以熱醋絕而
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鏤十餘度蓋世之兇惡虐
害良善者治於此隣剔鏤獄曰穢溷獄獄盡大糞
池滾沸如湯臭不可近鬼以長叉叉人下煮之出
沒其間頃刻潰爛化為蛆虫又以竹籬撈蛆於鍋
中細炒之炒輒成灰仍汲糞汁灑之復成人亦十
餘度余問此治何事黃巾曰此世之小人謗毀君
子者治於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直引去那裏
看了罷遂出踰百步許入一門榜曰懲戒脏濫之
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地夜叉數輩狀貌猙惡

以鐵索牽八九餓鬼來夜叉抽刀於裸者胸股間
割肉寘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
而後已少焉業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犬
咋人血髓叫苦之聲動地皆人間清要之官而招
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爲廉潔而陰受苞
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分付公事凡瞞人利已
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與思明相識者觀畢回
省業司納珠還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
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黃巾送
歸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黃巾曰公此

相候吾二人去領符來相送食頃王曰今取捷徑
不由舊路矣遂同行出數關中一關新創扁曰蜉
蝥把關者知余儒者俾作蜉蝥關銘余請命名之
義笑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此出然不久復至
猶蜉蝥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數語醉之銘曰

有崇者關鎮厚地也有赫其威祀關吏也名之
蜉蝥精取義也凡厥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
旋復至也何殊此蟲一日斃也南閩浮提光陰
易也憧憧往來曷少憇也請視斯名悟厥譬也
六道四生早出離也逍遙無方證叨利也舉爲

天人關可廢也敬聽余銘發弘誓也咨爾幽靈
守勿替也

把關者喜便放余行至二更行抵家正見身臥地
上燈照頭邊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黃巾猛一推余
不覺跌入屍內恍然而悟矣其後思明果終知縣
所至以清慎自將並無瑕玷號稱廉潔蓋有所做
云

兩川都轄院志

京口吉復卿唐吉溫之後宋建炎間有諱深者補
潤之金壇尉遂爾家馬子孫世為金壇人以貲雄

鄉邑人呼吉半州家復卿生有異質一目重瞳與
毗陵富室趙得夫姜彥益為友交莫逆復卿氣豪
勇於為義三人嘗挾重貲商閩浙間時武林妓蔣
秋娘陶玉簫擅聲樂籍得夫彥益與昵甚厚復卿
屢勸止之往來自若厘二載囊橐一空於是言還
再治裝而出買笑纏頭揮金不吝又期年罄矣二
人私議悉貨產業載以適武林門戶老小皆不顧
復卿患之百喻莫聽怒而入閩置酒與別席間苦
口規諫曰吾與子既為深交安可緘默藥石之箴
朋友之責縱人微言輕弗能感悟二公獨不為妻

子計乎則祥應之曰兄言是吾輩知所警矣復卿
寓福州生理如意荏苒三秋纔方返棹比過錢塘
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
識握手道左不任唏噓復卿即拉詣舟中易以美
衣飲以醇醪慰勞再三情禮交至二人泣數行下
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無及矣所恨煙
花潑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昨
過其門如不相識麾叱使去懼爲已羞必殺之而
後已復卿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
不知彼門庭如此尚奚怨爲人命至重切不可輒

興惡念但早收拾回歸若要本錢此間一一應付
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啣杯酒逐嬉遊貧
窮不相恤患難不相顧犬彘將不食其肉尚可謂
之人哉於是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挈所得又復過
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飾顏色光華頗以爲訝
款待如舊復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容畧收拾少候
數時萬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歟我
若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
相拋耶無何彥益遇疾臥于妓家得夫日往扶持
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復卿往哭盡哀繒衣

漆棺殮皆如禮仍剖羊醜酒設祭斲殮於靈隱寺
僧舍比開舟又携酒殺往奠賦詩悼之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一杯重奠淚雙垂遊魂好共
故人去莫向東風怨子規

人間急景似飛梭狂費黃金買笑歌斷雨殘雲
休更念相携蓮座禮彌陀

秋月春花開妓館清風明月寄僧房欲知人世
傷心事渾是南柯夢一場

名花兩朶色偏嬌惆悵看花客去遙絕似章臺
楊柳樹別人手裏舞長條

泉路茫茫隔死生江湖贏得浪遊名鄰家怕聽
妻兒哭斷盡人腸是此聲

舞困歌闌未肯休繁華不爲少年留早知白骨
無埋處惜取黃金換土丘

酌畢解纜抵家月餘即走毗陵省其妻子告以物
故之由述其殞殮之悉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
族人爲之經紀使不失所兼慰之曰賢夫骨殖待
區區過杭必當取回貴鄉求福地安葬勿慮也已
而復卿果買遷兩浙獲利十倍躬往靈隱手自啓
殯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地以窆百需

所出皆自復卿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江湖間俄值元末喪亂人咸洵洵復卿無以爲計默坐于家忽得夫彥益聯袂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接彥益曰公燕居深念似有重憂復卿告以故兩人同應曰無妨吾已請命上天令率陰靈衛公宅眷言訖隱形方悟其死自爾復卿之家雖出入兵戈中鮮遇驚恐安然如平時至洪武己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爲四川蒼溪丞於山中見旌旗甲馬從者百餘氣象甚都謂是上司官負立道傍俟

其過至則復卿也顧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一見便下馬敘話問鄉曲及其家事甚詳徐於復卿爲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丈謝世以來服已闋矣何得若是復卿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騭命爲兩川都轄院主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古宇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二員已奏保得夫彥益矣早晚將至子當爲吾脩葺廟貌吾當爲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乍到官守匪吾陰相曷致聲名徐拱手請教吉公曰廉恕兩字符也惟廉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

廉則心有養怒則民易親民親化行能事畢矣語
訖策馬去其疾如飛徐憫然前至村落果有故祠
一所峙于山椒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
年頽圯近間稍稍有人見騎馬導從出入其中頗
著靈響老夫輩擬新其棟宇尚未興工徐丞聞之
喜告以見復卿事卽勸成之兼助其費專委縣吏
鄒忠董其役未幾而完仍揭舊額塑復卿像于堂
中肖得夫彥益于東西廡遣人走夔州求太守盛
南金文刻碑序公事蹟由是威惠大振利澤昭彰
遠近之民水旱疾疫禱輒立應後徐任滿便道過

家訪復卿二子元禮元信首及茲事元禮曰余兄
弟向夢二人言蒙尊公謬舉爲兩川都轄院判官
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毗陵者能言其家
亦得夢如此皆莫曉所謂今聞公所說則悟先子
之爲神而於二君亦可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明年
徐再任往謁于廟則丹碧煒煌於時有耀牲牢酒
楮祭日無虛處處村村家尸戶祝逮今神迹顯著
香火不絕云

剪燈餘話卷之一

